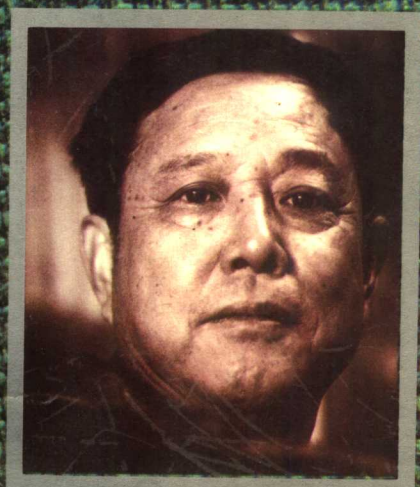


邓 友 梅 自 选 集



短篇小说卷

寻访画儿韩

· 3 ·

作 家 出 版 社

邓友梅自选集

第三卷

寻访画儿韩

短篇小说卷

作家出版社

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访“画儿韩”/邓友梅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1

(邓友梅自选集; 第 3 卷)

ISBN 7-5063-0770-7

I. 寻… II. 邓… III.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1563 号

寻访“画儿韩”(邓友梅自选集)

作者: 邓友梅

责任编辑: 白连国

责任校对: 彭卓民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8 千

印张: 10.5

插页: 7

印数: 0001—6000 册

版次: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70-7/I·769 (平)

ISBN 7-5063-0771-5/I·770 (精)

定价: 12 元 (平) 定价: 22 元 (精)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卷首絮语	1
话说陶然亭	1
双猫图	13
临窗的街	27
寻访“画凡韩”	41
业老二侠闻	55
和气生财	69
《铁笼山》一曲谢知音	76
邵氏兄弟	91
战友陈金河	111
四合院的故事	131
我们的军长	145
齐氏父女	172
上任头一件事	190
拂晓就要进攻	204
万浪桥	223
喜多村秀美	233
在悬崖上	248

草鞋坪.....	280
沂州道上.....	294
海军大校.....	302
“抹灰大王”认师傅	307
小英子.....	316

话说陶然亭

“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替，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

老管参加“陶然亭早班”，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他在那间小屋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

一开头，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做广播操。练了几天，不行。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摸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换个宽敞地方作广播操吧，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旋子、翻吊毛，最后把你当球网，打起羽毛球来。白色的球像支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

于是他想入伙。

逛摸了几天，瞅准一个地方。远对云绘楼，近傍鹦鹉冢，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老年人不惹是生非，就参加这一伙吧。

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弯腰踢腿作广播操，老头们看看他，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总戴一副水晶茶镜，他心里管他叫“茶镜”；一个宽服大袖，留一撮胡须，他暗地叫他“胡子”；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穿一件洗褪色了的旧军装，他送个外号叫“将军”。

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照常来到了陶然亭。一下雪，练嗓的、压腿的年轻人不来了，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园子里格外的清静。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将军打着伞，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在活动十个指头。大概老管的坚持精神感动了他们，茶镜手虽未停，却冲他点点头。老管退休以来，除去买东西，和人说话都很少，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心里一阵热乎，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正在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点头，嘴里说“早、早”，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也朝老管看了一眼。

练了一套拳后，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这时老管也不见外，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

“您老今年高寿？”

“还小呢，才七十一，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

“刚六十一。”

“不像。”

“您贵姓？”

“这个，您就称呼我茶镜吧！”

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不小心叫出了声，叫他听见过？便疑疑惑惑地笑了笑。

胡子插嘴说：“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们在一块遛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的姓名住址。”

“嗯、嗯。”

“倒也没别的，就是图个放心，”茶镜笑着说，“省得说句什么话，过后说的人后悔，听的人也害怕。”

进了亭子，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

“您试试这个！”

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薰得不错，可惜没买到好鸭梨。”

“这话您说！跑遍东西南北城，都是这一份，看着挺水灵，可没味儿！大概是上化肥上的。您也闻一鼻子。”茶镜把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

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然后说：“像好茶叶味。”

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老管就一边说“谢谢”，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

“这是提神的，”茶镜自己闻着说，“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

“嗯，清醒——啊嚏——多了。”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

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问道：“再读一段？”

“当然，当然。”

“甬问。”茶镜说。

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念的是毛主席著作。

总共就念了一小节，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说到毛主席的英明论述就点头，对照现在有些人的作法就摇头。老管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主席著作。而且学得这么认真。”

将军说：“我借他的眼睛使，我的眼被伤害了，一看书就头痛。”胡子说：“我们借他的头脑用，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入耳吗？”茶镜说：“也没别的，就是听听毛主席到底怎么说的。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主席指示办，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活！”

闲谈了一阵，胡子站起身说：“到点了。明天见。”

胡子和茶镜出东门，老管和将军出北门。分道之后将军对老管说：“你这个年纪练广播操不合适了，明天我教你太极拳吧，吴式的。”

老管笑道：“我这个锻炼有一搭无一搭，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时间就好！”

将军说：“革命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

老管不再说什么，将军也不再问什么，两人在北门外分了手。回去的路上老管觉着心里有了暖气，腿上有了力气，快到家门口他才琢磨出点味儿来，似乎今天又回到了人的世界！

第二天起老管就跟着将军学太极拳。

老管已经有些年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敢学了。所以学习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很兴奋。等到将军教了几个式子，又讲了通阴阳虚实，以意带气的原理，他可入了迷。他要求将军重新把已教过的两个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地再来一遍。这个要求，使将军大为高兴，他脱掉外衣，不厌其详地一个关节、一个重点的细说，直

到他自己脑门见了汗。

“今天就到这儿吧。”将军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国家就需要多有几个这种人，这作风要保持下去。”

老管一听，脑代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棍子。心想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自从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游街起，就立志把那勤谨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扔进垃圾箱。几个“造反派”大大成全了他这一志愿。不仅拆散了他的攻关组，封闭了研究室，把技术资料当作罪证送进“反白专展览会”，而且最后把他这个人也踢出了职工队伍。他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早有了远离学问的准备，怎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刚学了两个太极拳式子，苦心扔掉的积习就又回潮，甚至潮得叫人看出来了。再联想到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有股说不出的苦涩味哽在嗓子眼。

老管坐在椅上，为了赶走心头的杂乱就注意看别人练功夫。看了一阵，瞧出点门道来，敢情茶镜和胡子练的功夫都挺特别，从来没见别人练过！茶镜是骑马蹲裆式站着，像触了电似地抖动十个指头；胡子前腿绷，后腿弓，单用一只左手握着他的手杖左右地画圈。

大家收住式子回到椅子上来时，老管就好奇地问茶镜：“您练的这是哪一功？”

“家传的功夫，没名。”

老管又问胡子：“您老那一套？”

“自己发明的，我起名叫肘臂功。”

老管问有什么效，胡子不回答，却把手杖送给了他。

老管伸手一接，由不得大吃一惊，竟是竹竿里藏着根钢筋！有大拇指粗细。

老管吃惊的样子引起三人大笑。茶镜说：“我看你左手要棍一点也不哆嗦了。这套功夫果然练的有效。”胡子说不光锻炼有效，

这和他戒了酒也有关系。

将军说：“你真把酒戒了？那我得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你。”

胡子说：“这也要归功于酒厂，他们能把白干烧的又酸又苦，也不容易。”

说到酒，可触到了老管的伤疤上。他一连摇了几下头说“说不得”。说是“说不得”，可一口气就说了下去：选料不顾标准了，酿造不守规程了，质量无人检验了，工艺无人监督了，老工人派去看大门，工程师调去管过磅……正当大伙听得入港，他却戛然而止。原来发现说得兴头，又打破了自己定的“不谈业务”的清规。

这隐情仿佛在座的人都无语自通，所以谁也不往下追问，只是带着怀念的口吻说起十年大庆时摆满大酒馆小酒铺的各色名酒。将军还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用茅台酒招待各国领导人，宴会后酒瓶子都被客人要走当了纪念品。

他们以为把时间拉远就会让老管从不快中解脱出来，可没想到只要不离开酒字，他就仍然陷在烦恼的漩涡中。他们说到的那些酒，有的是他参与酿造的，有的是经他品尝评定的，茅台包装的定型化他也参加了一定的意见。他们越谈他心里就越腻味。直到读毛主席著作，他也没从那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别犯愁，将来那些名酒还会摆满我们的大酒馆小酒铺，而且还会有新品种新风味。因为喝酒的人喜欢这样，造酒的人也喜欢这样。”

老管苦笑着说：“还能有那一天？”

“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

学习时间他昏昏忽忽什么也没听进去。临到散伙了，走在湖边他倒清醒了些，忽然想起了一句刚才要问没问的话。

“胡子戒了酒，你说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对成千上万人有好处。”将军说。

“你怎么知道呢？”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百姓也是这样。一个人的长处对所有的人有利，短处也就值得大家担忧，虽说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核算过，可肉烂在锅里，我这算帐准不错，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嗯，怕不一定，”老管琢磨着说，“要退了休呢？”

“糊涂话！官衔、职务可以退，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与生命共存的东西，怎么退法？”

“要是有人不许你负责任，不让你尽义务呢？”

“除去夺走生命，不然怎能办到？”

老管不再吱声，可是心中不服。心想你们老三位不也和我一样，每天到陶然亭一泡就是半天？冬去春来，人海沧桑似乎与你们都无关，还谈什么负责任、尽义务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等老管学会一套吴式拳，已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初。

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不溜地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是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粟叫几个“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

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

一股人流拥来，把老管挤到了一边，他回头一看，只见人群中间两只巨大的花圈露出在人头之上，隐隐听见洞箫演奏出的哀乐声。那是中国传统的葬礼用曲，已经多年没听见了。一听那旋律仿佛碰见了熟人。老管踮起脚，想看看清楚，可是人群太厚，他看见的仍是那露出人头的半截花圈。

第二天打过拳，读过书，到了闲聊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生人，老管没注意，就冒冒失失地说：“听说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呀……”

茶镜正往表壳上倒鼻烟，顿了一下，看看胡子。胡子伸手蘸了点，往鼻上抹着说：“嗡嗡，今天这点烟味更醇了。”

大家都不再吭声。

老管觉得这里的气氛和天安门前，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很有点气闷。忍耐不住，又说了半句：

“这人民的意志……”

茶镜把表壳伸到老管面前说：“你尝一点？”将军站起来点点头说：“西边月季园的月季开了，血点红，凤头紫，照夜白，各按各的意思开，合在一块就成了春天。你看他们在冬天全都残枝败叶，原来心里在暗使劲呢！”

说完他冲老管神秘地一笑。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散得格外早。老管一个人往回走着，觉得和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生活相比，这陶然亭简直是坟墓。

想到自己是被人硬逼着走到这坟墓里来的，既气不忿，又委屈，可又想不出离开这一伙他该往哪里去。

这天晚上，他早早就铺上床要入睡，可是居民组长砰砰地敲门，叫他上民兵小分队听广播去，全市居民一个都不能落。

他到了民兵小分队，人已挤满了。和平日居民开会一样，人们都低眉敛眼，不说不笑，全屋里冷森森的。他觉得有些异常。

八点半钟，广播了《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听完广播，他浑身乏力，腿软得连楼梯都上不去了。这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是暗暗滋生了一线希望的，只是在这希望破灭之后他才看清它。

很奇怪，昨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自己一点风声没听见？原来从天安门回到今早上去陶然亭自己和谁也没接触。而今天从陶然亭回来自己又反锁了门。那三位老兄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响呢？一定仍是那样木然处之。他觉得能锻炼成那样没有烟火气，着实不容易。锻炼为了活着，活着为了锻炼，这种循环太有点嘲弄味道了。

外边传来第一班公共汽车的滚动声。他起床、穿衣，然后从紧锁的衣箱中找出一瓶密封的“燕岭佳酿”。这酒是他研究一生酿造，最后的一次成果。本来是留下作个纪念的。出了四月五日那样的事，他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它和自己的事业一起被忘却。他带着它去陶然亭，想和那三个伙伴共同喝光，当作和自己大半生告别。他把酒放在书包里，提到陶然亭。这天早上来的人特别少，可三个人却都早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

老管把书包挂在松树上冷静一下，也开始打自己的吴式拳。

学习的时间，将军掏出毛选第二卷来，翻了半天，指着对胡子说：“今天临时改学这一段吧。”

胡子就念道：“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

念完之后，将军照例要谈几句体会。可今天他半天没吭声。

大家说：“该你了，怎么冷场呢？”

“我想说的，毛主席早说透了，”将军用手抚摸着自已的脑门说，“老一辈的，周总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小一辈的，这几天给咱们当了先锋。前有车，后有辙，咱们剩下路都不多了，没多少功夫再闹鬼打墙，奔有亮光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这几年，咱们的家底，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抖落得差不多了。还有些家底是在人们心里、脑里、手心里的。这一部分更宝贵，更难得到，谁要有谁就把它看好吧。不然等到有一天人民用着它时，发现保存它的人白把它扔掉了，那可上对不起祖先下有罪于子孙了。”

将军说完，眼光朝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老管感到脸有点发热，躲开了他的视线，心想也许将军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所指吧。

到了聊天的时候了。胡子提议今天往西边转转，那里有个幽静所在，而且他有点东西给大家过目。

过了白石桥，绕过云绘楼，转过一道山口，步入一片园中之园的草坪上。这里密密种了些云杉、雪松、柑桔、冬青。胡子并不停步，领着大家照直钻进雪松林里。找一块宽敞地方站稳，从他的蓝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取出一轴画卷，抬手挂在云杉上。

这是一幅国画，画的只是一棵青松和一只雄鹰，那鹰却是展翅飞翔着。边上题着字：

“丙辰清明后二日，有感而作，一粟左手。”

老管像被电一击，呆在那里了。

将军过去拉住胡子的左手，眼睛湿润起来。

“天安门前那一幅真是你画的，你真是华一粟，你的左手真……”

“我的左手是你给它生命的。一年多来你旁敲侧击，总是启发我，鼓励我。我不想再对你隐姓埋名了，叫你看看，叫你放心……”

“是叫总理老人家放心！”将军说，“我们没权利放弃自己责任，年轻人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

茶镜不声不响，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牙色的箫，靠在树上，呜呜咽咽吹出支送葬曲。老管顿时想起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过这个调子。将军和胡子把脸转向茶镜，屏声敛气听他吹奏，可是茶镜没有奏完，把箫夹在腋下，摘下眼镜，去擦眼泪，箫落在草坪上。胡子赶紧捡起来。他看看箫上刻的字，拍拍茶镜的肩膀说：“这箫是你自用的？”

“是的！”

“你是萧子良？”

“不错。”

将军和老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胡子，胡子说：“京剧界的老前辈，给梅先生、程先生拉了多年弦的，总理很赞许过。”

“他们掰断了我左手三个指头，”萧子良说，“我已经发誓至死不摸乐器了，可天天听他开导，我活了心；见你咬着牙练拐杖，我动了情。这才下狠心练我的手指头，现在弦还不能拉，可吹管可以按眼了。”

胡子问将军：“你对我们这么关心，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公民！”将军说，“有权势的一伙不会往这里凑。真正的反革命不敢往这里凑！我只是尽了个革命同志的义务。习惯使然，没有特别用心关照哪一位呀！”

胡子问：“能不能让我在画上题个款，送你作纪念呢？”

“画我保存，将来送给配得到它的人，我的名不值一题，要写就写革命者三个字吧。”

胡子从书包里掏出墨盒毛笔，题了“献给革命者”几个字，卷起来交给将军。老管心里一动，把那瓶酒也掏了出来说：“这个也交你保管。”

将军问：“什么意思？”

“我，我决定把我中断了一项研究再拾起来，那是一种新酿造法。将来有了用那种方法酿的酒我再拿一瓶来，两瓶放在一起，请你们品评。”

将军接过酒，用力地抱住老管说：“我说没有可供消磨的时间。说对了吧？”

在那一年十月的狂欢日子里，游行队伍经过陶然亭墙外，都看见土山上有一支小小的啦啦队，一个挑着国画，画的是被绳拴着的四个螃蟹：一个拉着二胡，奏的曲子叫“大得胜”；还有两人各执一面三角旗，上边写着“高兴”、“痛快”。

中央某部的队伍经过这里时，人们骚动一阵，大声地朝那四个满是白发的人喊起来：“老书记、老书记、老书记！”拉弦的、举画的和一个打旗的全把疑问的目光投向穿旧军装的那一个。那位老人两手高举，连连点头示意，满脸泪痕，连山下欢呼的人看得都擦起泪来。

这四个人如今仍然准时在小松林中相会。但是已经把闲谈的节目取消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